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三國志

附考證

(十)

陳壽撰

裴松之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十)

陳 壽 撰

裴 松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十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撰 者 陳 壽

注 者 裴 松 之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平

*D六一五

三國志

吳志卷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盩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遠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

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

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於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

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掇甲周旋

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

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

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

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

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

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

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

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

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遼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爲

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爲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

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

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齋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

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

舉盛。欲益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彌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

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尙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

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咸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己常所用御轡青纒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於

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

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僇。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

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尙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塲。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都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

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

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

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闔大繼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

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

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降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

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

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

停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宴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郟長。於是去。就執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憊。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尙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

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

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歛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

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籠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

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

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牛州。

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

之。故不卽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跌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冒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盭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

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

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強荆吳。僭僭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

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委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真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

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千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

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鬪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

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爲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疑作黜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爲王也。

遂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

訛作若走云何。今改正。

涉水卽是吾禽。○元本作卽爲吾禽。

卽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毛本作卽起拜持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盃。多次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稍。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瓌近務邀利於當年哉。○監本訛作踧瓌。臣龍官按踧音窩。訓折足也。於
瓌義無涉。當作委瓌。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爲寇。○元本作不敢爲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
之。作魏人圍之。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三國志

吳志卷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山陰。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

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閣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奪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

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

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述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

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

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

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前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

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

襄陽記曰。柤音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山廬。宜城。西山。鄆。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齊。泅沃壤。謂之柤中。

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

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

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人。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

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旣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

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廡。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

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續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續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蒸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間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彌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

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瑋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瑛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

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

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

與賀齊奢麗。多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

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

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鄆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鄆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

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範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脩豎。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指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範

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緜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緜。緜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飡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

城亭侯。後代周秦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甕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誘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

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鷹。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悲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

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刑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尙存。王塗未一。孤

常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本鵠。臣當還去。願一持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桓性護前。恥爲人

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噴悲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

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其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問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甚矣。夫驃襲以迅騾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成。出則

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墀。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

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

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

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

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

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鬪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

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

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繚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

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講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日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日稱疑作自稱。上文呂範欲暫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時、册府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李文瓘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瓘。臣龍官按。瓘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瓘。言其狡獪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浩按。侯子二字不可曉。疑作侯子。此朱異冒元遜之辭也。

三國志

吳志卷十二

虞翻子范

忠

陸續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
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為

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

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陸朗感王方
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

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
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
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

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

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嘗謂翻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

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
共之勿謂孫策
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鳥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

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

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襟葛巾。與敵相見。謂敵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鄧郡。故王府君。欲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備否。士民勇果。孰與鄧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鄧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欲明日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費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寇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敵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欲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

兵之奇。敵乃答云。當去此說爲勝也。翻出欲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

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樞統事。定武中郎將。當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擊帥吏。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當會稽

典。錄載翻說。當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高。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爲功曹。與本傳不同。

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

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遂拒不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開

延陵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由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靡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

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

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遂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權旣爲

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避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卽尊號翻因

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拊舞。罪戾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者。命輕雀鼠。性觸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類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智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闈。百官之富。不視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謫。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限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別傳曰
翻初立易

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易。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敬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少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攬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洩類爲瀦。以爲澣衣成事。洩字虛更作瀦。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味。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類而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味。甚遠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

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常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苟謂苟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

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

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閻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寒澀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陸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龕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

曰。翻雖在徒隸。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入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孤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亦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有山陰朱育。少好奇

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觀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括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露。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廼。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善。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駝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附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鄧（吳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蹙。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尙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嬌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

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言棄祿，遁迹黜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爽，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機，曄若春榮，處士鄞虞叙，弟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離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勢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

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琳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

琳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慮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少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不憚，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龀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

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督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督越騎校，吳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舜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舜名，厚敬禮之。舜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雖舜以高士所推，必合秀異。舜書與族子察曰：

世之取士，曾不招未爾於丘崗。索其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也。舜疾俗毀譽無度，弟兩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曷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偶儻

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曷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請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

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

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甞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

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崇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

幽明俱著。荷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孺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噉蠟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愷信貫於神明。遂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諫。魯人志其勇。杞婦見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聽。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

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般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澚，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差，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人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處，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質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撻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檠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尙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賈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躐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

怨若忍威烈以赦盛德。有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脩君好。因紱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曾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

若其誠欲賈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有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

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旣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旣不能被得。輻輳。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旣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埒曄曠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燦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順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

吳朝嘉猷。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

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衛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衛。初不應答。衛怒。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爲華故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

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耀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

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威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廿。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

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捐帛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

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尙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

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暉。字士光。至車騎將軍。俄同三司。暉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廼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

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尙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尙書暨監。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監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尙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

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囚權寢疾，弘

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尙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字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略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羅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因○事因宋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立法北宋本作立法。

年七十卒注以遼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本作據。

又注鄧莫候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訛劉莫候臣龍官按鄧莫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卽今之寧

波慈谿與此正合乃質訛爲賀下訛爲日遂并莫候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高未詳臣清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

上文所引越王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勢宋本作將。

汜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譚字思奧○北宋本譚作潭。

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曷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延見太平御覽作廷見。

豔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峭厲。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聽。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良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孤城鄭姬能相人此云孤城姬卽其人也疑脫一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爲菰城也。

三國志

吳志卷十三

陸遜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滄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

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隴官縣也。

縣連年

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並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

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尙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靡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

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

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

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懼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

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雖可卒攻。攻之繼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

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覩。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備尋病亡。

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休既覺知。

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尙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恐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

反害及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馮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河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

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

之以爲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事之民。橫羅荼酷。與諸葛消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旣遠。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

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骸。曲惠小仁。何補大慮。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

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逢式。

遜音錄。

兼領兵馬。頗作邊害。

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逸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裴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尙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

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旣無惑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

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宏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

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降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

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續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闕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馮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儒札之好，抗嘗遺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合輿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爲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咸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河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闡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俾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濞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殷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敵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滅掩之餘慮，威勝以求安。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

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真弘故也。

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殞。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候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勣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愼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

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闌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變，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防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尙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旣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

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

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筒，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尙書著作。

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凌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世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子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據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奉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官。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龍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奉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繼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旣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秘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焱。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惟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孫魴疑當作周魴周魴爲鄱陽太守齋牋七條。

以誘曹休事詳周魴傳。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不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遑鑿寐○鑿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作挾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三國志

吳志卷十四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術等，術音道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

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暗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勤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宜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

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熈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

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常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卽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

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

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骸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

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曄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循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審審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登其能。

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

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

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尙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尙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

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風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離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

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

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詰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憚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

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最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

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綬。尙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尙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聞。而和爲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

後遂幽閉和。

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

等無事忿忿。權欲廢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首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播勳。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

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尙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竟徙和於故鄣。羣司

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

吳書曰。權癡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

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察聞之。皆憂懼。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授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卽和妃

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卽阼。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

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

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歔悲感。比七日三祭。

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後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

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歎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爲遠近

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術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

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

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

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懼。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平。封爲章安侯。江表傳載恭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

廢爲庶人。連有敕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

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

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樂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卽位。尙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注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翻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

青宮賓客虞翻未嘗厠跡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爲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尙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卽諸葛豐之後此何以

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

士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當興監本訛作富興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爲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誤。

三國志

吳志卷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爲郡

吏守刻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

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

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

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

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

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歛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歛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

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

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

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

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動木白楛，選有

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提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齊復表分歛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黠、歛凡六縣，權遂割

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卽

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發

默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發默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

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

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

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

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誠。懼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

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

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

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

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繡。千櫓戈

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

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廉芳。鮮于丹等。襲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爲滅賊校。

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逆。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恐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稟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

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

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慮。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

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

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

權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

尙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

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輕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

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儼。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結輿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

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因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

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營。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

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

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柯洽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旣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瀘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脩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

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

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旣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爽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

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任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

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旣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集灼。未知驅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恩。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費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卽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

賤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宜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岸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

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言。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慙，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

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勛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

賊帥董

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

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

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

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

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強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秦寧中。王

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翹。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戲時。號爲遲訥。翹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

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

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

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輿而去由

是發名位至左

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暨住今以少

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

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教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

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洗髮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才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修等破略百餘

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會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難縉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喻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術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

之風其見貴如此在

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

郡四年以疾去職

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

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尙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尙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

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享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愼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旣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鄒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

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尙書郎。弟洵。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洵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洵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帝字。疑爲後人妄增。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表按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斬無山字緣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爲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改正。

呂岱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忠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徒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監本育謂牧下多曰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爲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北宋本作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三國志

吳志卷十六

潘濬 陸凱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

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

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祉字宮嗣，從孫堅征伐有

功望薦社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燾，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社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玄女爲妃。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

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譚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權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

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

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濡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

竊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藩，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饋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降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先是，濬降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旌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先是，濬

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宏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

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嘉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嘉

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嘉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讓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其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箴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惑於零陵。斬惑。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盜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

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管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管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塔堦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舶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癸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

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纒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尙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彌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自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

奉嘗此內微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轍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

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聽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使盛意

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審。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彀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

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身爲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尙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

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汀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

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棄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華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龍。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

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憂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款。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擾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携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薦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虧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遊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暇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歷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尙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於狀下，具聞

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徵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陳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爲交

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城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沙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資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緯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候。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概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潘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陸凱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爲晉所代今改正。

務寬盍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作常。

又注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

陸胤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爲瘴氣也。

三國志

吳志卷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曷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

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尙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

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譴邪行。然殿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尙之。忠不

陷君。勇不倨。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

意。後拜尙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採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

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首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蕪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其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綵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闡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離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問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

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譏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

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彌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

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

望朝廷。使蕃反。

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

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

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與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棖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尙書事○闕元本作關。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

將恢大繇革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三國志

吳志卷十八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自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

曰時尙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

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

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耶。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迴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

陰三縣令
鄆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尙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

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惔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事莫得而明也。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

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卽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

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

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尙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卞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勳善書權使書屏風

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媪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善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演鑿來事，雖神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視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書八卦之象，故輿輿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實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鑿，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池，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燬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晝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

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塼，汲水澆之，並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塼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府下，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等役。

三國志

吳志卷十九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

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壺，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臧。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

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

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鋼其耳。范曄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

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

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

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尙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

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徒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墮，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

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讓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

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

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

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

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

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

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蟻。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

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塹。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縷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自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

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

嗣乎吳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

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云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

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鼻婢曰不也

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人恆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譖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顧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重發六軍雲擾士馬狼狽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關恭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葭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

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

何相求。成子開。成子開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

之鈎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

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開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慙。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蟲。躬

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

有乞爲格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辱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問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

其避之。乃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嘏。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儻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孳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勳在位。大臣見者。無不嘆賞。

弱冠尙公主。年三十。

起家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

龍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鬻。鬻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徒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緜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讓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

矣。

峻素無重名。驕於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

英事泄。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驍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長將戰攻之勢。輒對酒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覽。在閭

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蹠步。浚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

敵軍旗未嘗負敗。今病因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繇、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繇。

孫繇，字子通，與峻同祖。繇父綽爲安民都尉。繇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繇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繇。繇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繇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繇。繇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時臯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臯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蕤者。

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尙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

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繃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繃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爲孫繃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

隙胤者且順繃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水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繃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

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繃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繃。繃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繃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繃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繃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繃旣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繃以孫亮始親政。

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懃。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懃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懃。亮妃懃從姊女也。以其謀告懃。懃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

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懃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懃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懃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使人密語懃。懃夜發殿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爲詳矣。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

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懃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

尚書桓彝不肯署名。懃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懃。徵立琅邪王休。懃從

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懃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

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尙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尙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禽尙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繕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尙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琳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業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慙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閻亦封亭侯琳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

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繇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繇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繇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繇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閭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繇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繇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俗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

遷至尙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旣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愒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琳、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郡。卽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

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飲注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册府作累有戰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綝、孫恂等，欲因會殺峻。○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

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綝、孫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孫恂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綝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三國志

吳志卷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罌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

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彧旣爲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糝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脛明。遷下

論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督運。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尙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

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卽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數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

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徒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弈。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弈。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弈討賊。持刀步涉。見弈輒拜。弈未忍殺。會弈暴卒。玄殞。斂弈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弈追賜玄。賜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弈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

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弈。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卽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

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旒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

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與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糜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能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

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降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羅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豆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

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處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胤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恩賤二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節。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瓦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爲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爲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帝爲晉王。以循爲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爲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際。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尙書郎。遷太子中庶子。

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城。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囿圃。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某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質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

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鱗，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慄慄，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暗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駁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慄慄，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

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援。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營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一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鯨。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

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穫。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

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民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時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

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毳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彼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挑。

樓元與王蕃郭連萬彘。○郭連。宋本作郭遼。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臣明楷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

爲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醇酒，疑作醕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沐破揚州。○沐，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章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識。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關。

華覈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爲急。

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爲味爲字疑有誤。

臣龍官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樸。敘事實實。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訾其帝魏寇蜀。夫壽本仕晉。晉承魏祚。奉命修史。難於立言。況壽並不帝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爲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加。非壽之舊有。蜀志首曰先主。後主諱某。迴非孫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未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例隱辭。令後人自悟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年。諸書紀載。不無舛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亥豕魯魚。倘所不免。臣龍官謹同。臣浩、臣良、臣明、臣楷等將監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臣何焯所校本。擇其引據精確者。概行摘出。逐卷分注。釐爲考證。計千有餘條。臣等學識頹乏。見聞固陋。不足稱旨。愧懼交併。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待詔臣盧明楷、拔貢生臣廖名揚、奉敕恭校刊。

